

全知果然巴大师在《入中论释难——遣恶见》中分了三个科判抉择了此义。

一、宣说易懂义广之自宗；二、遮破过度分别妄计之他宗；三、宣说恒时必须之要旨。

一、宣说易懂义广之自宗：

我们这里毕竟不是在宣讲《入中论》所以为避繁述，今在此不作论述。

二、（遮破过度分别妄计之他宗）分二：一、宣说他宗；二、破斥他宗。

一、宣说他宗：

全知果然巴大师：在此雪域有些自诩为中观派的仁者，就像事师宗一样，滥用胜义正理，甚至对世俗诸法也以胜义正理妄作观察而说：

全知果然巴大师引用宗大师的原话：“此中法处之五种色，非实事师宗假立，是经中所说，自宗亦许有。故虽无骨锁而明见之骨锁，如同影像当许为有色。然此唯是意识所见，故非色处摄。”

注释：法处之五种色：五种法处所摄色即极略色¹、极迥色²、受所引色³、遍计所起色⁴和定所生自在色⁵。

一、极略色：五种法处所摄色之一。思维分析至于细微边际之极微尘，眼所不能现见者。

二、极迥色：五种法处所摄色之一。如透明虚空及影像等远离触对者（质碍者）。

三、受所引色：五种法处所摄色之一。如无表色。

四、遍计所起色：五种法处所摄色之一。意识中所现景物。如梦境中的牛、马和定境中白骨满地之相。

五、定所生自在色：五种法处所摄色之一。于禅定获得自在力故所变青遍处等色。

说这五种色并非是实事师宗所假立的，是佛经中佛陀所宣说的，中观应成派自宗亦承许有此法处所摄色之五种色。

全知果然巴大师：‘是经中所说，自宗亦许有。’这种说辞其实跟阿赖耶识在名言中承许与否也是一模一样的，阿赖耶识‘是经中所说，自宗亦许有。’

注释：佛经中阿赖耶识的安立也并非由某些唯识宗论师们所遍计假立，是佛陀在经中宣说，自宗亦应许有。可宗大师在成立中观应成派的八大不共难点之中的四不许时，则大声高呼：“不许有阿赖耶识”在宣说四承许时却说：“‘灭是有事’为业果连系之所依。”

破除：中观应成派于名言中也不许有阿赖耶识。难道阿赖耶识也是实事师宗所遍计假立不成？其实阿赖耶识在名言中是可以承许的，如汝所说阿赖耶识也是佛陀在经中所说，完全可以用佛经中公认的现量、比量、喻量及圣教量四量当中的圣教量来成立其阿赖耶识在世俗名言谛中成立并且中观应成派可以认同的合理性。如果宗大师不承许成立阿赖耶识的圣教量，那自己又为何用圣教量去证成法处所摄之五种色呢？其理完全相同。

全知果然巴大师引用宗大师的原话：“亦非余九有色处，故是法处之遍计所起色。眼识所见毛发，则如影像是色处摄。饿鬼见河为脓血者，是彼眼识所见故亦当立为色处。”

注释：色处：外六处之一。眼识所行境，即形色和显色所摄之一切色。

宗大师又继续说：“今先说喻，如有善持明咒者，虽触炽燃铁丸而不烧手，将彼铁丸取于手中，身识虽亦缘彼铁触，然不生感觉极烧热相之识。是因用咒水洗手为缘也。其无彼咒力者，则生觉彼铁丸为极烧热相之识也。如是烧触与不烧触，俱应许是彼一铁丸之触尘，二身识量，此一量所成立之触尘，非彼一量所成立者。故虽许彼二俱是量，然非此

一量之所成者，即彼一量之所破也。如是于一河处，河之一分，由鬼昔业增上力故，见为脓血。河馀一分，由人昔业增上力故，不现脓血，现为可饮可浴之水。彼二俱是河之一分，由饿鬼眼识量所成立义与人眼识所成立义，事体各别。故非一量所成立义，馀量即成立为彼相违事。

《亲友书》云：

‘诸饿鬼趣于夏季，觉月亦热冬日寒。’

亦说饿鬼由昔业力，夏季觉月光触尘为极烧热，冬季觉日光触尘亦极寒冷。人则觉日光为热相，月光为凉相，全不相违。此二亦非一量所量之热触，即馀量所量之寒触。此二亦俱可立为日月光之触故。论中亦云：‘等事’故不应不审观论义，略得粗解便以为足也。”

二、破斥他宗：

全知果然巴大师：（中观应成派）自宗亦许有的承许其实与实事师宗迥然不同。在此中观应成派的传规当中，邪世俗名言诸法唯待彼心而现。观待余心则纤尘许也不容有。有翳诸眼识所见到的毛发若是色处，彼毛发有法，应该在正世俗中成立，因是色处故。如若承许，有眼翳的根识则成名言中无惑不颠倒的眼识。

注释：此处宗大师是没法回答“承许如是”的，若如尔则与《入中论》本论相违。

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云：

妄见亦许有二种，谓明利根有患根，

有患诸根所生识，待善根识许为倒。

无患六根所取义，即是世间之所知，

唯由世间立为实，余即世间立为倒。

全知果然巴大师：还有甚者，在犀牛角制作的钵盂等处，若无眼翳的根识作观望时，也应见到毛发，因为彼处的毛发您已经承许为色处故。

您若答曰：‘不周遍’，那请问，月称在宣说：

如汝根识所见境，如是不净心见境，

余观彼境亦应见，彼定亦应不虚妄。

月称菩萨的周遍性又是如何证成的？

在一处所应该有俩个异质的事体同时并存也。当水质对饿鬼呈现为脓血时，是脓血与水为异质的色处故。

注释：俩个异质的事体应同时并存于一处，因为宗大师您的传规中当有水色处与脓血色处一时并存的现象故。

全知果然巴大师：

所用的譬喻也不如理：善持明咒者用手触摸炽燃滚烫的铁丸时，他能令其热质不灼伤自手，而并非有一种热质以外的冷质新生。如若说实有冷质新生，则用咒语诛杀他人时，谢命的人并非是被咒语诛杀的那个人，应该说谢命的人是死者以外另一个新生的人也，所受诅咒功用之缘等同故。

喻义也不如理分二：一、破有境量识，二、破对境事体。

一、破有境量识：

首先遮止有境的量识。有无眼翳的二个人俱时瞻望同一个容器时，他两有境的眼识应该没有任何量与非量的差别也。因为观望同一股清流时饿鬼的有境眼识与人道的有境眼识之间无有任何量与非量的差别故。此应成的周遍，月称论师在《入中论》的根本颂词及自疏中俱说同理类推。

注释：《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云：

由有翳根所生识，由翳力故见毛等，

观待彼识二俱实，待明见境二俱妄。

及

如同有翳诸眼根，鬼见脓河心亦尔。

自疏云：“如同前说：‘由翳力故见毛等。’如是等类皆当了知。”

全知果然巴大师：所以此应成的周遍，汝虽不愿承许，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应许。

注释：格鲁派的大德善日论师在此处说：他对此应成给一个“承许如是”的答案。

破斥：他在此处是给不了“承许如是”的答案的，因为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够明确地说到：

妄见亦许有二种，谓明利根有患根，

有患诸根所生识，待善根识许为倒。

无患六根所取义，即是世间之所知，

唯由世间立为实，余即世间立为倒。

若给一个“承许如是”的答案则与《入中论》中月称论师所安立的正世俗名言量相违。

全知果然巴大师：

二、破对境事体：

从对境事物的角度来说，当河流对地狱的众生显现为火焰时的火焰有法，非是河流之一分也，是烧热的火焰故¹；复又对此河流，入空无边处定的诸天见其为虚空时的虚空有法，非是河流之一分也，是无阻无碍的虚空故²；将白螺执持为黄色的根识而言，对境

的黄色有法，非是白螺之色相也，是黄色故³；外道祖师富兰那·迦叶的眼识见本师释迦牟尼佛陀的色身恒为不清净之时的色身有法，非是佛陀之色身也，这是由于外道祖师富兰那·迦叶长老自己深重业障所生之色法故⁴。这四个应成的周遍为我等的，能立因与所立法为宗大师的。

注释：“周遍为我等的”意指此处的周遍即可用量证成。第一个周遍：是火焰即周遍非为水；第二个周遍：是虚空即周遍非为清流；第三个周遍：是黄色即周遍非为白螺之色；第四个周遍：是外道祖师富兰那·迦叶长老自己深重业障所生之色法即周遍非是佛陀之色身。

能立因与所立法为宗大师的：意指对这四个应成的能立因，宗大师若答说：“所举因不成”是不行的，若言所举因不成，宗大师自己要给出这四个应成如理证成的能立因，可是这是永远都拿不出来的。譬如：烧而热的特性作为能立因都不能证成所别为火，那宗大师须要拿出其他能证成所别为火如理如法的能立因，但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对这四个应成的所立法，宗大师若答说：“承许如是”则有损宗大师的自宗。譬如：当河流对地狱的众生显现为火焰时的火焰有法，非是河流之一分也，是烧热的火焰故。对此应成宗大师若答言：“承许如是”则有违自宗所立的河之一分为火焰。

全知果然巴大师：复又，用幻术将土坯，木棍等令其呈现为马象时的马象有法，因咒力与药用应生成真实的马象也，因为河流对饿鬼呈现为脓血时的脓血是饿鬼昔业增上力新生的脓血故。

对一个瓶色从远近两个角度观望时，所见到的明晰的质色与不明晰的质色，悉皆为新生的质色也。因为宗大师您自己承许，对一股河流当有六道众生同时观望时，能新生六

种不同的质色故。这两个应成的周遍实属容易啊！若答言：“承许如是”则遭受法称论师正理的妨害。

注释：法称论师在《释量论——现量品》成立显相为心时曾遮止过从远近两处观望同一个瓶色时有明不明瓶色的新生。

全知果然巴大师：能立因皆由宗大师承许。

奇哉奇哉！妙哉妙哉！善哉善哉！佛性同在！

注释：当年阿地峡大师到达西藏时，藏民们曾对大师的大驾光临曾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迎接。尔时三百余大臣骑士身着白衣，齐声合唱曰：“奇哉奇哉！响空无二妙歌谣，妙哉妙哉！无生诸法殊好相，善哉善哉！显空不二深法性，佛性同在！慈悲遍布十方众。善来善来！大师远莅疲倦否？汝印度圣地大班智，能成一切诸愿如意宝，为兴佛法至雪域，吾等挚诚尤感恩。时阿地峡大师从马上腾空遥答曰：善哉善哉！身着净衣白装饰，口出善言妙法音，实可了悟汝王贤，乃为帝释天尊身。

全知果然巴大师：一切所知悉皆紊乱得如此斑斓多彩，万法多娇啊！仁者您还有，是地大触尘之一分的地、水、火、风四大触尘；是水大触尘之一分的地、水、火、风四大触尘；是火大触尘之一分的地、水、火、风四大触尘；是风大触尘之一分的地、水、火、风四大触尘。或是坚触尘之一分的坚、湿、热、轻四大触尘；是湿触尘之一分的坚、湿、热、轻四大触尘；是热触尘之一分的坚、湿、热、轻四大触尘；是轻触尘之一分的坚、湿、热、轻四大触尘等四大相容并住的四大触尘。是红色之一分的红、黄、蓝、白、黑；是黄色之一分的红、黄、蓝、白、黑；是蓝色之一分的红、黄、蓝、白、黑；是白色之一分的红、黄、蓝、白、黑；是黑色之一分的红、黄、蓝、白、黑等五色相容相杂的五色尘；是石垛之一分新生的人；是绳索之一分新生的蛇；是热尘之一分的寒尘；是寒尘之一

分的热尘；当如所有的诸法作为对境善加观察的时候，一切万法都到了一种互容相并，斑斓多彩的局面。这种境界要是在，能所悉皆消融于法界时生起的话，到是一种多么令人随喜赞叹的稀奇妙事啊！

宗大师啊！您难道不是在跟自己的弟子宣说断除执著的空性吗，为何增益出如此多姿多彩的实执呢？必定不能如是而为之啊。

尔等上述的诸多过愆，都是因为昧于中观应成派看待名言谛安立正邪世俗的不共特征即是在对境及有境二者上俱辨正邪世俗的关要所致。

三、宣说恒时必须之要旨：

唯识宗说，六道有情俱观一股清流生起六种见相时，（天人见甘露相、非天见武器相、人见净水相、鱼类见宅舍游道相、饿鬼见脓血相、地狱众生见火焰相。）他们认为六种对境悉皆不成立，可是他们却认为有境的心识却实有成立，所以才成为中观应成派的前辩（即中观应成派所批判的对境）。

月称论师则在名言谛中，看待世俗法，倘若要对对境分辨出正邪二世俗的话，同样要对有境也要分辨出正邪二世俗。总之，把六道有情当中的任一道众生的名言正世俗量作为标准时，此道众生所立的有境及对境悉皆为名言正量，此时其余五种见相的有境及对境悉皆不得成立为名言正量（即其余五种见相在正世俗中不得成立）。

此处当知，我等人天导师，正等正觉的释迦尊者，在此南瞻部洲，以人的胜应化身示现成佛，转动法轮，罗汉们三次结集佛经，诸大论师们撰著释论等都是以人类的名言量作为正量准则而应化度众。所以当以人类的名言正量为准绳时，其余诸有情的见相皆许为非量。这时对境的清流之水与见到清流之水的有境眼识皆看待名言而承许为名言正量，像脓血等其他众生所见到的对境及有境悉皆在名言中成立为非量是此处解难之关要也。

如果把月称论师所造的《入中论》第六品的第四十八颂至第七十一颂之间的根本颂文，自疏及诸大譬喻前后对应善加研习揣摩一下的话，也没有什么难懂的不解之谜。

无外境心有何喻，若谓如梦当思择，

若时我说梦无心，尔时汝喻即非有。（48）

开始到

如同有翳诸眼根，鬼见脓河心亦尔，

总如所知非有故，应知内识亦非有。（71）

虽然吾等人天导师在六道众生各自的音声中都有敷演正法，但现如今我们所能得见的教法则以何种有情为准，面对各种不同的见相时当依人类的名言准绳为正量而作正邪世俗之别等细微难证的法类，现如今好像都成了我一人智慧的专利品喽。